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天津分会编

张学新 王玉树 主编

征战之路

文学之路

ZHENG ZHAN

ZHI LU

WEN XUE

ZHI LU

文海藝術出版社

征战之路 文学之路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天津分会编

张学新 王玉树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征文之路 文学之路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编
张学进 王玉树 主编

文化部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37,000
199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200 册
ISBN 7-5039-1017-8/C·1
定 价：5.60 元

目 录

一个真诚的作家.....	张学新 (1)
——《王林选集》后记	
孙犁对文艺理论的新贡献.....	李哲明 (11)
试谈孙犁的美学理想.....	臧 策 (25)
孙犁论解放区文学.....	刘宗武 (32)
梁斌《播火记》点评.....	滕 云 (48)
鲁藜的创作道路与艺术风格.....	王玉树 (67)
文学与政治：自愿结合的史例.....	邢广域 (80)
——袁静早期文学创作概观	
从“纺车”旁走到“老桑树下”.....	王树人 (91)
——方纪前期小说创作漫评	
一位土生土长的作家.....	王昌定 (107)
——杨润身论	
道路，在革命热情驱使下走过.....	郭兆胜 (126)
——王莘评述	
掌握时代脉搏的作曲家——火星.....	王 巍 (147)
播扬真美挹清芬.....	王振德 (157)
——谈马达其人其画	
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	王文治 (170)
——试论画家秦征的创作	
解放区文艺一枝花.....	张 婉 (179)
——评王雪波的剧作	

笔下处处赤子情	甄光俊	(192)
——评何迟在解放区的戏剧创作		
论张学新在解放区时期的戏剧创作	王献忠	(211)
解放区小说：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	胡炳光	(228)
——兼评夏志清的“资料性写实主义”		
论解放区文学对民族文学形式的探讨		
及其价值观	王玉树	陈荣毅 (240)
诗歌史上灿烂的一页	陈锡玲	(253)
——谈解放区的叙事诗		
论丁玲在解放区的小说创作	周绍曾	(269)
我们还需要赵树理	蔺美璧	(283)
——和戴光中、郑波光同志商榷		
日本学者谈赵树理的三部作品	马玉珍	编译 (302)
编后余谈		(312)

一个真诚的作家

——《王林选集》后记

张学新

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听到一位同志介绍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情况。他中等身材，质朴的圆脸，穿一身冀中土布裤褂，戴一副近视眼镜，像一个知识分子，又像一个普通农民。他讲述冀中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文艺活动，如数家珍，绘声绘色，风趣生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说，他叫王林，冀中文建会主任。

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的第二天，我们一同进入这个城市。1955年春，我们住进一座楼房，对门而居。三十年来，朝夕相处，有过倾心的交谈，也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更多的是听他谈笑风生地讲述他传奇性的经历和冀中人民有趣的战斗故事。我始终把他看作尊敬的革命前辈和兄长。

前年六月中旬，他要住院看病。临走前，把一大包珍藏几十年的他的油印剧本和剧本手稿交给我，说：“你先翻一翻，回来我们再仔细聊。”他笑呵呵地提着网兜下楼了，像平时出门一样。没有想到，十几天以后，他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出版王林作品选集，邀我参加编选工作，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任务。重新阅读他的几部长篇、中短篇集和大量剪报，仔细翻阅那些穿过战火而保存下来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脆的油印刻写的剧本和手稿……王林同志的音容笑貌，他的爱

与憎，他艰苦的写作生涯与战斗历程，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

王林的文学道路是和他的革命道路联在一起的。1930年5月，他在北平今是中学参加共青团，同年转为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以后他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介绍黄敬等同志入党，一起发动了学生罢课斗争。1932年被学校开除，被国民党追捕，他逃到上海，到工厂做工，参加工人运动并参加左翼戏剧活动。1933年，党组织派他到南京国民党交通兵团做白军秘密工作，1934年返回北平从事学运，亲身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他被党组织派到西安，加入张学良的学兵团，在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亲历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冀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他做过部队的民运工作、宣传工作，做过党的统战工作、保卫工作，并长期担任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联合会负责人，组织领导了冀中根据地蓬勃发展的群众文艺运动。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他与冀中人民同生共死，水乳交融，1942年“五一大扫荡”，也没有使他离开冀中一步。他化装成各式各样人物，在群众掩护下，与敌人开展隐蔽斗争，和人民一起经历了最严酷的考验，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王林是我国革命史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加者、见证人，丰富的斗争经历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建国以来，他呕心沥血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反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一二·

九进行曲》，反映西安事变的历史小说《叱咤风云》，讴歌冀中军民艰苦卓绝抗日斗争的英雄史迹的《腹地》、《站起来的人民》，无一不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伟大历史事件的艺术再现，都有着作者的战斗足迹，浸透着真实的战斗激情。不仅给人鼓舞，给人艺术的享受，而且有着极大的史料价值。

这部选集，由作者的中短篇小说、剧本、散文特写、理论文章选编而成。这些作品大多成篇于革命与战争的年代，更多地倾注着作者的真情实感，有着浓烈的战斗气息与时代精神。

二

三十年代初期，王林就开始写小说了。1934年至1936年，他以隽闻为笔名，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与《国闻周报》上发表过不少短篇小说，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这里第一卷《这年头》等四个短篇就是这个时期的创作。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真实可信的人物、故事，描绘了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农村在卖国政府、地主、高利贷的压榨剥削、日寇的毒品泛滥和旱蝗天灾的摧残下，一副民不聊生、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画面。作者虽然没有正面表现农民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但我们从怀臣的凄凉的胡琴声中，从陈二黑的沉重的叹息中，已经听到了广大农民的愤懑和呼号。“这年头”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一场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作者熟悉农村、热爱人民，他自觉地以质朴的地地道道的北方农村口语讲述农民的故事，这在当时左翼作家中是不多见的。

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我国民族命运的转折点，王林始终处于这个斗争旋涡的中心。他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腹地》和这里的中短篇小说，构成他文学创作中最精采的篇章。《十八匹战马》构思巧妙，通过对“五一大扫荡”中失散的骑兵团的十八匹战马杀

与不杀的争论，通过村干部和骑兵团战士对战马的千方百计的“袒护”，表现了人民群众与子弟兵的骨肉情谊，对自己力量和胜利的自信。小说结尾好像是个悲剧，战马终于被敌人发现掠走了，但人民的信念是任何力量不能动摇的。《五月之夜》通过偷渡敌人封锁的滹沱河转移伤员的故事，展现了冀中人民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一颗颗坚贞不移的红心，是一篇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地抒情诗。《家庭会议》中的宋老步和他十四岁参军的儿子，《花果》中军属梅贞和她的婆母，都有着活泼泼的鲜明性格，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与感情交流中，使我们看到，新的人物、新的民族性格在战争的烈火中锻炼成长。

中篇小说《女村长》，通过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半生的顽强斗争和曲折命运，概括地反映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整个过程。残酷的民族斗争与隐蔽的阶级斗争、复杂的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一系列感人肺腑的血泪斗争中，塑造了一个任何力量压不弯打不垮的真诚拥护革命的农村妇女的典型。深刻的社会内容，严格的细节真实，不露痕迹的艺术结构，显示了作者丰厚的生活基础和艺术功力，是一篇反映抗日战争的佳作。

大概在《腹地》受到粗暴批评之前，作者创作思想比较自由，比较活跃，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作者凭借自己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巧妙构思，挥洒自如，每篇作品各有特色，语言也生动活泼，很少有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中、短篇小说中的佳作，更多地体现了王林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

三

读者比较熟悉王林的小说创作，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但剧本创作在王林的文学创作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里选了西安事变前后，王林在东北军学兵团写的三个剧本。《打回老家去》，用东北军“剿共”前线动人的故事，表达了东北军士兵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真实情绪。在西安东城门楼临时搭成的戏台上演出，东北军卫队营的官兵看戏时，个个痛哭失声。演出三场之后，西安事变爆发了。正是看过戏的卫队二营在“双十二”的黎明，率先包围华清池，冲进五间厅，在骊山山洞里活捉了蒋介石。《火山口上》也写于西安事变之前，作者正苦于剧本不好结尾，“火山”爆发了！西安事变为他提供了完满的收场。“双十二”后，立即由东北军“一二·一二”剧团演出。在西安易俗社连演一个月，又在咸阳等地演出。这个戏人物典型，情节曲折，深刻表现了西安事变的历史动因，收到强烈的效果。许多驻防前线的东北军军官，专门请假到西安观看演出。《黎明》写于1936年12月16日，发表在1937年1月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刊物《学生呼声》上，标明“独幕史剧”。它记录了“双十二”之夜，蒋介石官邸的真实情景，张学良、蒋介石、钱大钧、蒋鼎文等历史人物都上场了。恐怕是正面反映西安事变这个伟大历史事件的最早的文艺作品。这些剧本，在当时所起到的直接的极大鼓舞教育作用，是任何作品不能比拟、不能代替的。

抗日战争初期，王林曾担任冀中火线剧社社长，写过很多剧本，仅1938年3月份就写了五六个之多。选集中的《活路》、《警号》、《家贼难防》等五个剧本，就是这个时期的创作。这些剧本生动地反映了冀中根据地初创阶段的复杂斗争和冀中人民的抗战热情。王林是主张“话剧地方化”的，他们的创作、演出，都采用冀中方言土语，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一下子使话剧这个新型艺术形式，被广大农民所接受、所喜爱。王林十分熟悉他所写的人物、故事，往往几句独白就刻画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像《活路》中富翁于老一的台词：“国亡不亡，跟咱有什么关系？纲鉴上哪有不亡的国？”

六十年一个花甲子，都是气数！”“谁来了给谁纳粮，谁得了天下不施仁政！”刻画出了愚昧投机，对抗日战争冷眼旁观，甘当“顺民”的富裕阶层的灵魂。《火把》反映了冀中回民群众揭露回奸“争教不争国”的欺骗宣传，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抗日的故事，表现了回族劳动人民特有的正直、善良、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坚强性格，是最早反映回族人民斗争生活的剧本。这个戏由冀中回民干部教导队新月剧团演出，这支队伍就是威震敌胆的马本斋回民支队的前身。抗战初期，冀中地区兴起的蓬蓬勃勃的群众戏剧运动和他这些剧本创作是分不开的。

《方式方法》写于1941年，言语生动，妙趣横生，通过一对青年夫妇戏谑式的互相驳难，反映了冀中青年的参军热潮，曾为冀中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普遍演出。1939年，冀中部队实行政委制时，王林还根据苏联小说《夏伯阳》的一些情节，编写了独幕话剧《夏伯阳》，由新世纪剧社和很多剧团演出，效果十分强烈，“夏司令”的故事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可惜这个剧本和其他一些剧本已经找不到了。

解放战争期间，王林还写了话剧《死蝎子活毒》和河北梆子戏《骨肉亲》。《骨肉亲》是根据冀中军民关系中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许多剧团用这个题材写了歌剧、话剧，还曾拍了电影《留下他打老蒋》。《骨肉亲》却是创作、演出最早的本子。它采用群众熟悉的河北梆子，表现老百姓和解放军的骨肉情谊，淋漓尽致，现在读剧本，仍然感人落泪。

这些剧本大多是赶任务“赶”出来的，有时头天晚上突击写出剧本，第二天群众大会就要演出，演员来不及背台词，就由作者自己担任台词最多的角色。这样写作，来不及精雕细刻。但正因为这样，(当然，首先是作者熟知生活)这些剧本显得更加贴近生活，有着更浓烈的时代气息。

我相信，中国现代戏剧史会记下作者的名字。

四

王林的散文写作不多。这里选的几篇，多是记实文章，作者带着真实的感受，记下了时代的面影。那些怀念战友、悼念烈士的文章，如实写来，不加粉饰，更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播种》一篇，是刚进城不久，作者担任市总工会文教部长时，访问了许多老工人，撰写的天津工人阶级早期斗争历史。先作为职工教材在报纸发表，后又印成小册子，在工人中进行革命传统与历史使命的教育，收到很好的效果。作者绘声绘色地记录下了这段天津工人斗争史，也是一篇直朴生动的报告文学。这里顺便提一下，王林对天津工人阶级有着深厚的感情，1983年，他获得天津市鲁迅文艺奖，将二千元奖金全部捐赠给市总工会，帮助工人开展读书活动。这事他从未宣扬，直到最近，才听见有人很感动地讲到此事。

王林不是理论家，他长期担任冀中文建会、文联负责人，是冀中根据地文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他一贯重视群众写作活动，一代文献《冀中一日》就是由他主编。以后，他又积极推动、组织冀中六地委、七地委的《伟大的一年间》、《伟大的两年间》写作运动，和抗战胜利后的《冀中八年抗战写作运动》。建国以后，冀中出现一大批有才能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很多人就是在这些群众写作运动中锻炼成长的。

抗战时期，冀中经常活动的农村业余剧团有两千多个，形成了真正群众性的戏剧运动。从这里选入作者两篇关于村剧团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花了多大的心血。关心群众文艺活动胜于个人的创作，这是一个革命作家的可贵品质，也是我们革命文艺的宝贵传统。

王林与孙犁同在一个地区生活、战斗，有着亲密的友谊。记得孙犁送给他的一本《风云初记》，扉页上写着“王林同志索隐”，王林熟悉孙犁作品中的原型、掌故和创作过程，这里他介绍评论《白洋淀记事》的文章，没有理论架子，读起来感到分外亲切、中肯。

五

王林是“五四”新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影响下，在革命与战争的伟大斗争中成长的老一辈作家，他的作品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但他与同时代的作家，又有所不同。不少作家是从文学走向革命，他则是由革命走向文学。他比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有着更直接更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加以他的个人修养、气质，在文学创作上也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特色。

他继承“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为人生，为改变这人生而写作。文学创作在他，是斗争的武器，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自觉地用文学为人民事业、革命战争服务，没有丝毫的勉强。他所写的都是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这里没有无病呻吟，没有个人的哀怨幽伤，没有吟风弄月的孤芳自赏。有人要问，作品的“主体”呢？作家的“自我”呢？艺术的“真善美”呢？岂不知作者与革命同呼吸，和人民共命运，作品中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正表达了作者的真实感情。作品中那些为国为民舍死忘生，勇于牺牲的人物性格，正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它们是真实的，崇高的，也是美丽的。作者那些优秀篇章，不仅当时起到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极大作用，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振奋，令人感奋。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我们不仍然需要具有高度革命责任感的作家，需要反映我们伟大时代，使人奋发，催人向上的好作品吗？

作者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忠于生活，从不向壁虚构，闭门造车。他反映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但不热衷于离奇的战斗故事，不贩卖廉价的乐观主义。他深知生活的底蕴，懂得革命的艰难曲折。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中，能够像他那样，把多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交织在一起，在歌颂人民伟大业绩的同时，敢于深刻揭露革命队伍内部的阴暗面，写得那样深刻，实在是为数不多的。这得力于他对生活的真知，得力于他的真诚，也得力于他的现实主义功力。历史证明，他比那些张口“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的粗暴的批评家，更懂得生活，更懂得艺术，更懂得现实主义。王林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对冀中革命根据地的各种人物，各种斗争形式了如指掌。在《腹地》和《女村长》等作品中，对冀中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文化生活、不同阶层人物的心理变化，以至地道战的产生演变过程、土兵工厂的设备、日寇碉堡的构造等等的描写，都达到了十分精确逼真的程度。我不说这些作品就是冀中抗日战争的“百科全书”，但将来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要研究冀中根据地的建设过程、阶级力量的消长、民情风俗的变迁、新的民族性格的成长，将从这些作品中找到许多可靠的宝贵资料。

王林在艺术上是有自己的追求的。他继承鲁迅的传统，既吸收外国文学的表现方法，又努力寻找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新形式。他是主张“话剧地方化”的，在小说创作上，也尽量采用有头有尾的讲故事的方法，用人物行动与事实说话，很少冗长的孤立的心理描写与空泛的议论。他有着农民的纯真气质，他的语言是质朴的，简洁形象，富有地方特色，由于他对生活的熟谙，群众语汇的丰富，常常寥寥几笔就描绘出一幅战时风景画，几句对话就凸现出鲜明的人物性格。

我觉得，解放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王林在努力探求自己的创作道路，已经显露出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可惜《腹地》受到粗暴

批评，文艺上“左”的影响一天天严重起来，作者被束缚住手脚，无所适从，使作者初步展现的风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未臻于成熟。从最近出版的《叱咤风云》和《腹地》修改本中，我们看到，在政治清明，百花齐放的新时期，作者又勇敢地开始了艺术上的新的探索，假如不是病魔夺去他的生命，他将为我们写出更多具有独特风格更加成熟的优秀作品。

王林同志离开我们已近两年，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没有讲完的有趣的故事了。编稿之余，写下这篇后记，以寄托对他的怀念与哀思。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

孙犁对文艺理论的新贡献

李哲明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文艺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促进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使我国的文艺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孙犁虽年已古稀，但壮心不已，勤于笔耕，取得丰硕成果，先后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和正在付印的《无为集》等。十年来，孙犁对文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对文艺理论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以丰富的经验，鲜明的观点，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对新时期的一些文艺现象和理论问题，直言不讳地发表许多精辟的见解和中肯的意见，是值得我们很好的总结和借鉴的。当然，孙犁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是很广泛的，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即文艺价值论、现实主义论和作家素质论。这几方面都有着较高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

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文化上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国外的一些文艺流派和文艺思潮便相继被引进，形成了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同时，随着政治民主化、创作自由和观念变革的进程，由于我们对新时期文艺的迅速发展

缺乏足够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因而在创作繁荣和理论活跃的急骤变化下，难免泥沙俱下，在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上出现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文艺的“非社会化”问题。孙犁针对上述问题，发表了许多精彩的论述，比较系统的表现了他的文艺价值观。

所谓“非社会化”，就是鼓吹文艺可以脱离社会生活，否定文艺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孙犁指出：“凡是文艺，都要有根基，有土壤。”“什么是文艺的根基呢？就是人民的现实生活，就是民族性格，就是民族传统。”他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它“应该以反映现实作为第一义的任务”。又说：“无论从生活的规律和创作的规律，文学都应该是和现实息息相关的，血肉相连的，稍有游离，就是经不起考验的。”（见《澹定集》）

文学艺术创作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一部分，必然是带有功利性的，总是不能不讲究社会作用和社会职责的。孙犁认为：“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秀露集》）他说：“文学艺术，除去给人美的感受外，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教育手段，即为了加强和发展人类的道德观念而存在。文学作品不只反映现实，而是要改善人类的道德观念，发扬一种理想。”（《澹定集》）那种“忽视小说对人民的熏陶教化的作用，把小说创作，看作是无目的，随心所欲的西方现代派观念，是不足为训的”。他还认为：“艺术揭示人生的画面，传播人生的知识。”“艺术给人以安慰，鼓励，憧憬和希望。只有教育陶冶人的思想感情的艺术，不会有使人坠入地狱，掉进浊水污流的艺术。作家首先要正心诚意。”（《陋巷集》）孙犁指出：“我们要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要批判那些末流的诲淫诲盗败坏人伦道德的黄色文学。”（《耕堂序跋》）“艺术与社会风尚、社会伦理、社会道德，关系至巨。凡为人生而努力的艺术家，无不注全力于此。”（《尺泽集》）他说，“文学，就其终极目的来说，歌颂人民精神世界中